



本土文本

静莲 (小说)

□宋一枫

静莲是普通人家的娘子,她老公弟兄俩,在夫家,静莲是小的这家的媳妇。大伯和大嫂在省城定居供职,见多识广,智深谋深,家里的大小事宜都由大伯家做决定,就连婆婆年迈住进敬老院的事,也由大伯家拍板定夺。静莲说,这样好,他们做主我干个现成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落得省心。

自从嫁到夫家,多少年一直过着水波不惊的居家生活。养大了儿子又盼儿娶妻生子,喂好了鸡鸭再侍奉老头子。老头子膝关节发炎后坏死,行走坐卧不方便,静莲给他弄了辆电动三轮车载着他上镇子下地头,走亲戚访朋友,这一下来就好几年辰光。

老婆婆被送进敬老院后,大伯代表老大家的说,在敬老院里有人看护照顾着,多交些费用,我们也可以放心了。可静莲毕竟跟老婆婆在一个宅子上生活,鸡犬绕梁,朝夕相处,低头见,抬头也见,叫爹喊娘几十年了,感情摆在那里呢。尽管这家敬老院在启东很普通平常,但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服务还算周到,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处理得一当一,但是静莲还是不放心的,只要心里惦念着婆婆,或是家里有点新鲜的荤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敬老院住着的婆婆。

春天到了,草头蛋饺汤清清爽爽,静莲早早地烧好,装进保温杯,外面还用一只棉布袋子套着,生怕汤冷了。搀扶着老头子坐上电动三轮车,一路十几里颠簸在乡间小路,这种电动三轮车是明文规定不可以开在等级公路上开的。把汤送到婆婆的枕边,汤还烫嘴。

夏天炎热,自制绿豆小凉皮,可口降暑。秋高气爽,五谷杂粮小馒头,咸甜适中。虽无山珍海味,尽是些应景应季的地里时蔬,恰好饭香菜鲜,滋滋润润。

婆婆缺少蛋白质,冬天的野生生沟小鲫鱼是最有营养的。静莲那天起了个大早,赶到南清河镇,买了两斤小鲫鱼。隆冬时节,无论是沟水、河水、井水还是自来水,都冰冷着骨,静莲把鱼洗净,手已被冻得像开裂的胡萝卜。上锅熬汤,汤膏至白色如牛奶,加入沙地特产刺山山药,炖了满满一锅,一勺一勺喂到婆婆嘴里,婆婆吃得啧啧有声。

住在同一个居室的失独老人,姓孟,大家喊她孟奶奶,闻到鲫鱼山药汤的味道,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好香的鱼汤啊。静莲心领神会,舀了一碗送到孟奶奶的床边,孟奶奶自然一番推辞,但还是拗不过静莲的热情和鱼汤香味的诱惑。当一碗鱼汤喝完,孟奶奶的嘴唇滋润,轻轻地嘟囔着,眼睛里噙

满了泪水。从那天开始,静莲每次去敬老院送菜送汤,也给孟奶奶准备一份。孟奶奶年纪大了,欠于表达,但从她的眼神中,眉目间,肢体里,真真切切能体会到她感恩感激的表达。

隔一段时间,静莲会带着剪刀给婆婆修指甲,理头发,让婆婆看起来舒服些,精神点。孟奶奶自言自语道,我要有这么个闺女该有多好啊。静莲倒了温水,给孟奶奶把脚泡上,拉过小板凳,把孟奶奶的脚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小剪刀一小剪刀,小心翼翼地给她剪了脚指甲,又修了手指甲。把孟奶奶幸福得喜逐颜开。

婆婆往生西方极乐。壬寅十二月十八日,静莲的老公开着电动三轮车带着她到敬老院整理收拾婆婆生前的物件。该带走的带走,该扔掉的扔掉,跟婆婆之间的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终了,婆婆解脱,静莲解放。拿上婆婆留下的遗物,挥手跟同舍的孟奶奶作别,看得出来,孟奶奶有太多的不舍和依恋,两行老泪纵横脸颊。但千里凉棚总归一别。

孟奶奶自言自语道:“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会来了,碰不着了。”

静莲应声轻轻脱口说道:“会碰得

耳朵和胃的故乡 (散文)

□古剑

忆。出报那些年,每逢周三,编辑部主任、副总编、总编几堂会审报纸大样,待通过,大多已是夜深人静。编辑部买的加餐,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包好带回,子墨总是等着我,雀跃闹腾地等着我。今天,平静地读着他一段没有任何感情词汇修饰的简短生活叙事,竟让一个父亲久久不能平静。

不是,小时候没有着意地听着,吃着,被时光覆盖,成为记忆;味道与声音,永久地刻录在了子墨的胃与耳朵里;一旦唤醒,仿佛就被带回故乡。我想一定是的,客居他乡,香辣未透,水土未调,故人未逢,耳朵和胃,想家了。

又何尝不是呢。多数时间坐办公室,很少用手机打电话给父亲。父亲接电话,看到的是我的手机号,知道我不在办公室。

想起多年前,在医院,临动手术。想想,还是打个电话给父亲吧:“家里好吧?奶奶身体好吗?你和母亲也要注意,不要很累——”奶奶摔了一个跟头,一直卧床,她的年龄和我相差一个甲子。自小都是她带着,想念这位老人就不自觉地动了根子。

关于自己要动手术的话,到了嘴边,又变了——“我最近要出差一段时间,可能会要两个多月,没有时间回来

看你们。”“没事没事,没有时间你不要回来,家里一切都好的,你放心。”父亲说:“你不在办公室啊,家里的小公鸡已经长大了,可以杀了给子墨吃了,你回来打我电话,我好准备,家里都好,奶奶也好,你放心。”

手术不大,可自己心理负担不小,也不想让他们担心,再说,他们还要照顾年老的奶奶。两个多月,自当闭关休养了。后来,告诉父亲实情,他说,嗯,怪不得,我看到的是你的手机号。

多数时候,听听那个熟悉的声音,从耳朵到心里都会安顿起来。虽然,我也知道,儿子这头、父亲那头,也有父与子的对话“留白”,但这种对话的默契与简约,便是两代人共同的精神血脉,再苦,再卷,都比不了“我一切都好,你不要节省”的声音力量。

我和父亲,因他常年在外工作,通讯不畅,就给他写信。那些写给他的信件,他都留着,年底随着衣物和糖果一起从东北带了回来。较小的时候,是我给父亲报田地的丰收和长辈的平安;稍晚就是我学习的进步和妈妈的辛苦;再后就是叮嘱父亲保重身体。念师范的时候,我每寄一封信,父亲就会给我寄来“生活和买书费”,连母亲也不知道……

生命的青绿 (散文)

□杨涛

在展厅里聊得未能尽兴,贾兄又邀我们去他办公室坐坐。三年前画在墙壁上的那棵老树,如今已经“长”出了蜘蛛网一般的细枝嫩叶。贾兄对我说:“三四年前你与令爱来此小坐,那时刚开始画,完全是一棵光秃秃的老干,这两年我高兴时就去添几笔,添着添着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工。”望着那棵生机勃勃地“长”在白壁上的老树,恍惚间觉得它分明就是贾兄画艺的象征——在传统的老干上伸枝展叶。这样想着,忍不住立起身来,走上前去用手摸了几下。

艺术是沟通自然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媒介。原始艺术源于人类有意无意的偶然行为,后来具有一定的魔法意义,在制作方面,妙用自然是其一大特征。比如面对一块岩石,相其大概,随物赋形,雕刻成一只虎或一匹马,从一片浩茫中走来。现代艺术则由于工具、材料和技法已经极大丰富,人的心思越趋复杂,再加上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离人越来越远,因此多通过反复雕琢而力图回归自然的淳朴与真实,企望给人以类似于“回归自然”的哲学启示。贾修森的画,即使是那些写生小品,也是画他心中的事物,是他“私营”的心灵世界、

自然界,也可以说他是通过画画的方式回到他心中的自然。

杰出的艺术家大多是痴人。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明末清初的大书画家王铎曾干脆在作品上落款“樵人痴者”。痴于画的贾修森也有如此作风。三四年前,我与贾兄在南京的一个会议上初见,会议结束后他坚持要送我去车站。候车时我们互相展示了作品,他明确表示不太欣赏我的大草,对我偏向文雅的作品则评价说:“这个样子还算可以。”长期以来,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大写意性质的艺术,才是最接近于哲学宗教的艺术,充满理性的激情,展示人性中的美好。大写意作品要求艺术家最大程度地剔除芜杂,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因此最能突出事物的本质与精髓。然而,世界是精彩的,美是丰富的,三年多前,第一次看到贾兄的画时,我就被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偏于阴柔美的艺术世界,里面有悠闲、智慧、宽厚与温暖。方此刻画细致同样感染人,同样能对人心与人性产生深远的影响。

贾兄工笔写意兼擅,故其画多呈兼工带写风格,犹如书法中的行楷与行

着的,我们还会来看你的。”这该是不经意的,没作任何思考,算不得是对孟奶奶的承诺,谁听了都觉得是一句客套话,不会放到心里去。对于一位同舍的失独老人的善举,随着婆婆的离世,静莲与孟奶奶的故事到这里可以结束了,画一个句号,也值得为静莲比心点赞。

如果说静莲侍奉婆婆的同时,顺便关照一下敬老院同舍的孟奶奶,用静莲的话说,是应该做的举手之劳,但是接下来,才是我们真正感动的开始。

过了大年初一,就是正月十五,静莲拉上刚刚做完第二次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老公,开着那辆已经不太听使唤的电动三轮车,摇摇晃晃,带着红枣年糕、糯米汤圆、芋艿鸡汤,来到敬老院,站到孟奶奶的床前时,孟奶奶如何相信“会碰得着的,我们还会来看你的”承诺。拉着静莲的衣袖喃喃地说:“你们真的来了,你真的来看我了……”

这些年来,静莲带着老公往敬老院跑,感觉已经成了习惯,是一项必修的功课。曾经住过老婆婆的那间居室,以及同舍的孟奶奶,她一直放心不下。老大伯的大伯说,婆婆已经走了,差不多可以了。而静莲的心里思忖,孟奶奶想吃点鱼汤、鸡汤、圆子什么的,没人弄怎么办呢?

一封最晚的信,也有25年了,父亲50岁。那时,我参加工作不久,信也闭了许多。信是这样写的——

父亲:前日晚打电话给你,你的工友说你出去了。你都50岁了,从来没有和你一起过个生日,儿子很愧疚。

我将这几个月的工资攒好,想给你买一件呢子中山装。你还记得,你最好的一件,几年前师范开学的时候已经给我了……

有空来封信。儿笔

有一年的秋天,父亲跑来,问我,纸袋里的那些老信件要不要了。

我蹲在那里,翻看那些流逝的美好岁月,竟然泪流满面。太阳暖地和照着,那年,过了年就94岁的奶奶在一旁看着我——“你的脸上怎么湿的?”她向傻坐着坐在我给她的小藤椅上,和我絮絮过往了几十年的陈事。

25年了,父亲,你看,儿子也有白头发了。白发,我实在是摆脱不了了。父亲,你看,你逾古稀,烧的鱼,比我小时候吃的淡了许多。

耳朵住了故乡,那是母亲走了调的摇篮曲;胃里的故乡,那一定是父亲的大灶黑锅巴。

怎么的,都不腻。孩子说的。

我俩共同的朋友李明兄,则无论书画,坚决走狂肆一路,最近探索少数数字系列书法,寓画法于书法,也多创意。我们三个风格追求不同,然不影响彼此间继续成为好友。由贾兄的创作联想到我所喜欢的草书。草书,尤其是狂草,与写意山水有所不同。草书要求一次成形,落笔无悔,且以能时出意外之趣为上。然落笔的精准与结字的情趣,以及成功率,是建立在平时“废纸三千”的基础上的。一挥而就与修忽成行成片的背后,是朝朝暮暮的苦心孤诣、池水尽墨。即使具备了深厚的功力,每次创作,仍需要抓住灵感,保持激情,审视比较,常常是一口气创作多件,期望其中能有一件稍如人意者。这与贾兄画大力气画好每一张画有何两样?是形殊理不殊。黑格尔说:“艺术兴趣和艺术创造需要的是生命力”,贾兄的画风与我的审美习惯相差甚远,然仍能令我一见而心折、神往,发生共鸣,实因他的画中跃动着生命的关怀之故。

艺术形式可繁可简,风格可婉约可豪放,甚至不温不火亦未尝不可,最后一较高下的不是外在形式、尺幅,而是艺术作品所拥有的灵魂境界——真实的生命、美好的心灵、炽烈的情感。

江海新韵



在春天, 进入一粒饱满的粮食 (组诗)

□汪益民

◎给春风的答谢辞
本是冬日黑枝丫
被你吹拂得荣耀加身
像一名爵士了

本是僻壤异乡客
被你吹拂得荣耀加身
像一名爵士了

本来无所谓这琐碎时光
被你捏了一下手
顿成一寸光阴一寸金了

◎报社楼前樱花红了
投稿信箱里散文诗歌排起
长龙

手机里男女老幼电话突然
增多

邀约你远游的朋友一拨落
一拨起
你听到了各式计划,构思,
妙想

河边与广场,歌者舞者
像林鸟像候鸟

闭上眼睛也知道
那是彩霞落在报社楼前那
片樱花林上

春风已入扶海洲

◎亏欠春天一点什么
杨柳风像说到我心坎里的
名言警句

乌鸫啼鸣如乍见刚出土的
千古绝句

我大概一生都会亏欠春天
一篇读后感

◎心智有限,春光无穷
你与春天同时到达我身上
个中愉悦,多么奇异

以我有限心智,不能有关于
爱情的恰当观点
并不代表
我对那些人面桃花无动
于衷

对迎面而来的珍珠梅,还亮
草,火烧花

无所作为地
停歇颂扬,不再歌唱

◎与泗洪街头
摆摊小哥聊天
春天自高处向下流淌
我们只需
向低处行走
和矮小的事物在一起

油菜花已开始发力
玉兰还在酝酿霓裳

湖泊语焉不详
以水墨笔法,闪烁其词地
写下

游客、树林、灌木
苍苍葳蕤
一群鹭鹭,一池残荷

在泗洪县城街头
我们碰见一位摆摊小哥
春寒料峭,整个晚上没有一
桩生意

他黑黑的婆娘仍然面露笑
容说:

“三年疫情,总算熬过去了
我们一家子还活着……”

◎词语靠推敲,
诗意靠直达

书生写着写着,花事就
生动活泼浩大起来
他后来直奔天使而去
不再于
每一朵细碎绽放上
久久迷醉

◎自古至今,
没有一款春天相同
春天是自生的
但春天之美不是
春天之美
在我的披阅之中

四季井然,循环往复
但自古至今
春天之妩媚
鲜有抄袭之虞

◎春天,
进入一粒饱满的粮食
粉碎,搅拌,发酵
蒸馏,提香,儲存

在此过程中
高粱大米糯稻元麦小麦
与江淮之水相知相遇
激荡交合为天地精灵
琼浆玉液,缓缓升华

我们用夜光之杯
高举这香醇浓烈的劳动
当一股清流入怀
我们这才
进入一粒粒饱满的谷物
中心

◎听少女与春光对话
少女低头说:
“我怕不够好
配不上这春天烂漫……”

春天没有停下手上的编织
春天说:
“自见少女回眸笑
开完地丁开紫荆
桃花甫谢樱花飞
花谢花飞花满天
——皆是撕碎了的
欲献给少女的
堆砌的辞藻……”

◎春色再好,
还是想起母亲
马达轰鸣
我们在苏中苏北大地上
穿行

突然想起了我母亲,一辈子
她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双脚

那时乡下的夜乌黑黑
小路偏僻崎岖,七里八拐
这土地上的穷困
怎么那么辽阔啊

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走
等我长大,她仍好强地要走
在前头

直到再走不动一步
永远停留在三年前那个
傍晚

反正,我再没有娘了
所以我敢大声问出来
这时光这时代,这土地
就不能对我娘更好一些

今年上坟,我想告诉母亲
踩一脚油门,我们就看见
夜色的是黎明
就能不断将粗砺的日子
甩在身后

